

傅雷作品集

「法」梅里美

「法」莫罗阿

傅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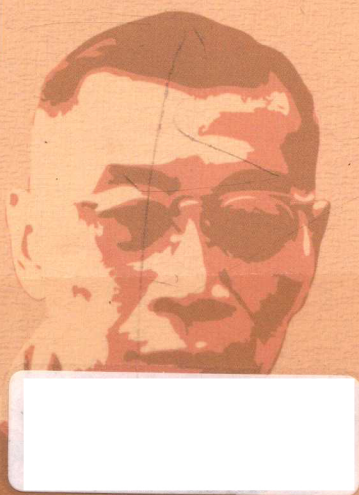
译 著

嘉尔曼

高龙巴

人生五大问题

恋爱与牺牲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78213.

附錄 (P1C) 目錄在封底

傅雷作品集

「法」梅里美 「法」莫罗阿 著

傅雷 译

嘉尔曼

高龙巴

人生五大问题

恋爱与牺牲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雷作品集·嘉尔曼 高龙巴 人生五大问题 恋爱
与牺牲/(法)梅里美,(法)莫罗阿著;傅雷译.--沈阳:
万卷出版公司,2018.8

ISBN 978-7-5470-4839-9

I.①傅… II.①梅… ②莫… ③傅… III.①傅雷
(1908-1966)—文集 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3645号

傅雷作品集(嘉尔曼 高龙巴 人生五大问题 恋爱与牺牲)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发行: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110003)

联系电话:024-23284090/010-88019650

传 真:010-88019682

E-mail:fushichuanmei@mail.lnpgc.com.cn

印刷者:清苑县永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70mm×240mm

字 数:360千字

印 张:27

出版时间:2018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: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尹 岩

责任校对:王洪强

装帧设计: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:高春雨

如有质量问题,请速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:010-88019750

ISBN 978-7-5470-4839-9

定价:62.00元

出版说明

傅雷，我国著名翻译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文艺批评家，数十年笔耕生涯，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艺作品，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深受读者欢迎。傅雷在文学、音乐、美术理论、美学批评等领域的颇多建树，至今依然是学界的不刊之论。本次出版的《傅雷作品集》共分十九卷，涵括翻译著作、文艺批评、文学创作、时评专论等诸多领域。编者简化体例、精修版式、审慎编校，希望为读者奉献一套质量上乘的作品集。

在编选中，鉴于傅雷作品多创作于20世纪30~50年代，编者根据现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，酌情进行了修订。如：标点符号方面，统改了部分文本中顿号和逗号混用的情况。文字方面，将表示相似的“象”，统改为“像”；表示发现意义的“见”，统改为“现”；用作结构助词的“底”，统改为“的”。对于其他不影响文本理解的非规范文字使用情况，则采取了较宽松的处理方式，以免破坏傅雷个人的文本特色。此次编选还对某些文本做了有益补充。如《英国绘画·译名对照表》中，傅雷对当时健在的英国画家仅标注了生年，修订中即为此类画家补充了卒年。

由于编者学识有限，难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，望方家不吝赐教，望读者理解和支持。

目 录

嘉尔曼

- 内容介绍 / 2
- 第一章 / 3
- 第二章 / 14
- 第三章 / 22
- 第四章 / 53

高龙巴

- 第一章 / 60
- 第二章 / 64
- 第三章 / 72
- 第四章 / 79
- 第五章 / 84
- 第六章 / 91
- 第七章 / 98
- 第八章 / 102
- 第九章 / 106
- 第十章 / 112

傅雷作品集

第十一章 / 116

第十二章 / 128

第十三章 / 133

第十四章 / 138

第十五章 / 141

第十六章 / 150

第十七章 / 157

第十八章 / 165

第十九章 / 174

第二十章 / 185

第二十一章 / 190

人生五大问题

译者弁言 / 197

原序 / 198

论婚姻 / 199

论父母与子女 / 223

论友谊 / 239

论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 / 257

论幸福 / 274

恋爱与牺牲

译者序 / 294

楔子 / 296

少年维特之烦恼 / 300

女优之像 / 358

邦贝依之末日 / 398

嘉尔曼

[法] 梅里美 著

内容介绍

本书包括的二篇小说，都以作者实地旅行所得的材料为根据，不但是梅里美最知名的作品，且久已成为世界文学名著，尤其是《嘉尔曼》。——这个女主角是个泼辣，风骚，狡黠，凶残，绝不妥协，视死如归的波希米女性的典型；男主角是个头脑简单，意志薄弱，而又强悍执著，杀性极重的西班牙山民。一个是爱情一经消灭，虽生命受到威胁也不能挽回；一个是整个的生涯为爱情牺牲了，丧失爱情即丧失生命，故非手刃爱人，同归于尽不可。这样一个阴惨壮烈的悲剧，作者却出之以朴素，简洁，客观，冷静的笔调，不加一句按语，不流露一点儿个人的感情。风格的精炼，批评家认为不能增减一字。内容的含蓄，浓缩，使四万余字的中篇给读者的印象不亚于长篇巨著。

《高龙巴》叙述高斯岛民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“讨血债”的风俗，以恋爱故事作为穿插。轻松活泼，谈笑风生的文章，这与故事的原始情调与血腥味成为对比。

第一章

一般地理学家说孟达一仗的战场是在古代巴斯多里 - 包尼人^①的区域之内，靠近现在的芒达镇，在玛尔倍拉商埠北七八里的地方：我一向疑心这是他们信口开河。根据佚名氏所作的《西班牙之战》，和奥须那公爵度藏丰富的图书馆中的材料，我推敲之下，认为那赫赫有名的战场，凯撒与罗马共和国的领袖们背城借一的地点，应当到蒙底拉^②附近去寻访。一八三〇年初秋，因为道经安达鲁齐^③，我就作了一次旅行，范围相当广大，以便解答某些悬而未决的疑问。我不久要发表的一篇报告，希望能使所有信实的考古学家不再彷徨。但在我那篇论文尚未将全欧洲的学术界莫衷一是的

① 巴斯多里 - 包尼人为古代迦太基族之一种。纪元前八世纪时迦太基族散布于地中海沿岸，包括西班牙滨海地区在内。

② 罗马共和时代末期（纪元前 49 年），凯撒自高卢戍地进军罗马，将执政庞培大将与议员逐出意大利半岛，又回军入西班牙，击溃庞培派驻该地的军队；史家称为西班牙之战。孟达为该战中之主要战役。——玛尔倍拉为西班牙南端位于地中海上之商埠，蒙底拉在玛尔倍拉北约七十余英里。

③ 安达鲁齐为西班牙南部一大行省，包括八州；上文所举城镇均在辖境内。

地理问题彻底解决以前，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；那故事，对于孟达战场这个重大的问题，决不先下任何断语。

当时我在高杜城内雇了一名向导，两匹马，带着全部行装，只有一部凯撒的《出征记》和几件衬衣，便出发去探访了。有一天，我在加希那平原的高地上踟躅，又困乏，又口渴，赤日当空，灼人肌肤，我正恨不得把凯撒和庞培的儿子们一齐咒入地狱的时候，忽然瞥见离开我所走的小路相当远的地方，有一小块青翠的草坪，疏疏落落的长着些灯芯草和芦苇。这是近旁必有水源的预兆。果然，等到走近去，我就发见所谓草坪原是有一道泉水灌注的沼泽，泉水仿佛出自一个很窄的山峡，形成那个峡的两堵危崖是靠在加勒拉山脉上的。我断定缘溪而上，山水必更清冽，既可略减水蛭与虾蟆之患，或许还有些少荫蔽之处。刚进峡口，我的马就嘶叫了一声，另外一匹我看不见的马立即接应了。走了不过百余步，山峡豁然开朗，给我看到一个天然的圆形广场，四周巉岩拱立，恰好把整个场地罩在阴影中。出门人中途歇脚，休想遇到一个比此更舒服的地方了。峭壁之下，泉水奔腾飞涌，直泻入一小潭中，潭底细沙洁白如雪。旁边更有橡树五六株，因为终年避风，兼有甘泉滋润，故苍翠雄伟，浓荫匝地，掩覆于小潭之上。潭的四周铺着一片绿油油的细草；在方圆几十里的小客店内决没有这样美好的床席。

可是我不能自鸣得意，说这样一个清幽的地方是我发现的。一个男人已经先在那儿歇着，在我进入山谷的时候一定还是睡着的。被马嘶声惊醒之下，他站起来走向他的马；它却趁着主人打盹跑在四边草地上大嚼。那人是个年轻汉子，中等身材，外表长得很结实，目光阴沉，骄傲。原来可能很好看的皮色，被太阳晒得比头发还黑。他一手拉着坐骑的缰绳，一手拿着一支铜的短铳。说老实话，我看了那副凶相和短铳，先倒有点出乎意外；但我已经不信有什么匪了，因为老是听人讲起而从来没遇到过。并且，全副武装去赶集的老实的庄稼人，我也见得多了，不能看到一件武器就疑心

那生客不是安分良民。心里还想：我这几件衬衣和几本埃尔才维版子^①的《出征记》，他拿去有什么用呢？我便对拿枪的家伙亲热的点点头，笑着问他是否被我打扰了清梦，他不回答，只把我从头到脚的打量着；打量完毕，似乎满意了，又把我那个正在走近的向导同样细瞧了一番。不料向导突然脸色发青，站住了，显而易见吃了一惊。“糟了糟了，碰到坏人了！”我私下想；但为谨慎起见，立即决定不动声色。我下了马，吩咐向导卸下马辔；然后我跪在水边把头 and 手浸了一会，喝了一大口水，合扑着身子躺下了，像基甸手下的没出息的兵一样^②。

同时我仍暗中留神我的向导和生客。向导明明是很不乐意的走过来的……生客似乎对我们并无恶意，因为他把马放走了，短铳原来是平着拿的，此刻也枪口朝下了。

我觉得不应当为了对方冷淡而生气，便躺在草地上，神气挺随便的问那带枪的人可有火石，同时掏出我的雪茄烟匣。陌生人始终不出一声，在衣袋里掏了一阵，拿出火石，抢着替我打火。他显然变得和气了些，竟在我对面坐下了，但短铳还是不离手。我点着了雪茄，又挑了一支最好的，问他抽不抽烟。

他回答说：“抽的，先生。”

这是他的第一句话，我发觉他念的 S 音不像安达鲁齐口音^③，可见他和我同样是个旅客，只不是干考古的罢了。

“这支还不错，你不妨试试，”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支真正哈凡那的王家牌。

① 埃尔才维为十六、十七世纪时荷兰有名的出版家，所印图书今均成为珍本。

② 《旧约·士师记》第七章载，以色列人基甸反抗米甸人，耶和華令基甸挑选士卒，以河边饮水为试：凡用手捧水如狗舐饮者入选，凡跪下喝水者均受淘汰。

③ 原注：安达鲁齐人读 S 音，一如西班牙人之读柔音 C 与 Z，等于英文中之 th。故仅听 *senor*（先生）一字，即能辨出安达鲁齐口音。

他略微点点头，拿我的雪茄把他的一支点上了，又点点头表示道谢，然后非常高兴的抽起来。

“啊，我好久没抽烟了！”他这么说着，把第一口烟从嘴里鼻子里慢慢的喷出来。

在西班牙，一支雪茄的授受就能结交朋友，正如近东一带拿盐和面包敬客一样。出我意料之外，那人倒是爱说话的。虽然自称为蒙底拉附近的人，他对地方并不太熟悉。他不知道我们当时歇脚的那可爱的山谷叫甚名字，周围的村子的名字，他也一个都说不上来；我问他有没有在近边见到什么残垣断壁，卷边的大瓦，雕刻的石头等等，他回答说从来没留意过这一类东西。另一方面，他对于马的一道非常内行，把我的一匹批评了一阵，那当然不难；接着又背出他那一匹的血统，有名的高杜养马场出身，据说是贵种，极其耐劳，有一回一天之中赶了一百二十多里，而且不是飞奔便是疾走的。那生客正说在兴头上，忽然停住了，仿佛说了这么多话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而且懊恼了。“那是因为我急于赶到高杜，为了一件官司要去央求法官……”他局促不安的这样补充，又瞧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，安东尼奥马上把眼睛望着地。

既有树荫，又有山泉，我不由得心中大喜，想起蒙底拉的朋友们送我的几片上等火腿放在向导的褡裢内^①。我就教向导给拿来，邀客人也来享受一下这顿临时点心。他固然好久没有抽烟，但我看他至少也有四十八小时没吃过东西：狂吞大嚼，像只饿极的狼。可怜虫那天遇到我，恐怕真是天赐良缘了。但我的向导吃得不多，喝得更少，一句话都没有，虽然我一上路就发觉他是个头等话匣子。有了这生客在场，他似乎很窘；还有一种提防的心理使他们互相回避，原因我可猜不透。

最后一些面包屑和火腿屑都给打发完了，各人又抽了一支雪茄，我吩

① 一种长形的布袋，中间开口，两头装物，可以背在肩上或挂在牲口上，吾国称为褡裢。

咐向导套马，预备向新朋友告别了，他却问我在哪儿过夜。

我还没注意到向导对我做的暗号，就回答说上居尔伏小客店。

“像你先生这样的人，那地方简直住不得……我也上那边去，要是许我奉陪，咱们可以同走。”

“欢迎欢迎，”我一边上马一边回答。

向导替我拿着脚蹬，又对我眨眨眼睛。我耸了耸肩膀表示满不在乎；然后出发了。

安东尼奥那些神秘的暗号，不安的表情，陌生人的某些话，特别是一天赶一百二十里的事和不近情理的说明，已经使我对旅伴的身份猜着几分。没有问题，我是碰上了一个走私的，或竟是个土匪；可是有什么关系呢？西班牙人的性格，我已经摸熟了，对一个和你一块儿抽过烟，吃过东西的人，尽可放心。有他同路，倒反是个保障，不会再遇到坏人。并且我很乐意知道所谓土匪究竟是何等人物。那不是每天能碰上的；和一个危险分子在一起也不无奇趣，尤其遇到他和善而很斯文的时候。

我暗中希望能逐渐套出陌生人的真话，所以不管向导如何挤眉弄眼，竟自把话扯到翦径的土匪身上，当然用的是颇有敬意的口吻，那时安达鲁齐有个出名的大盗叫做育才—玛丽亚，犯的案子都是脍炙人口的。“谁知道在我身边的不就是育才—玛丽亚呢？”这样思忖着，我便把听到的关于这位好汉的故事，拣那些说他好话的讲了几桩；同时又对他的勇武豪侠称赞了一番。

“育才—玛丽亚不过是个无赖小人，”那生客冷冷的说。

“这算是他对自己的评语呢，还是过分的谦虚？”我这样问着自己，因为越看这同伴越觉得他像育才—玛丽亚了；我记得安达鲁齐许多地方的城门口都贴着告示，把他的相貌写得明明白白。——对啦，一定是他……淡黄头发，蓝眼睛，大嘴巴，牙齿整齐，手很小；穿着上等料子的衬衣，外罩银钮丝绒上装，脚登白皮靴套，骑一匹浑身棕色而鬃毛带黑的马……一点不错！但他既然要隐姓埋名，我也不便点破。

我们到了小客店；旅伴的话果然不虚，我所歇过的小客店，这一个算是最肮脏最要不得的了。一间大屋子兼作厨房，餐厅与卧室。中间放着一块平的石板，就在上面生火煮饭；烟从房顶上一个窟窿里出去，其实只停留在离地几尺的空中，像一堆云。靠壁地下铺着五六张骡皮，便是客铺了。算是整个屋子只有这间房；屋外一二十步有个棚子似的東西，马房。这个高雅的宾馆当时只住着两个人：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都是煤烟般的皮色，衣服破烂不堪。——我心上想：古孟达居民的后裔原来如此；噢，凯撒！噢，撒克多斯·庞培^①！要是你们再回到世界上来，一定要诧异不置呢！

老婆子一看见我的旅伴，就大惊小怪的叫了一声。

“啊！唐·育才大爷！”她嚷着。

唐·育才眉头一皱，很威严的举了举手，立刻把老婆子拦住了。我转身对向导偷偷递了个暗号，告诉他关于这同宿的伙伴，不必再和我多讲什么。晚饭倒比我意料中的丰盛。饭桌是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，第一道菜是老公鸡煨饭，辣椒放得很多，接着是油拌辣椒，最后是迦斯巴曲，一种辣椒做的生菜。三道这样刺激的菜，使我们不得不常常打酒囊的主意，那是山羊皮做的一种口袋，里头装的蒙底拉葡萄酒确是美好无比。吃完饭，看到壁上挂着一只曼陀铃，——西班牙到处都有曼陀铃，——我就问侍候我们的小孩子会不会弹。

她回答说：“我不会；可是唐·育才弹得真好呢！”

我便央求他：“能不能来个曲子听听？我对贵国的音乐简直是入迷的。”

“你先生人这么好，给了我这样名贵的雪茄，还有什么事我好意思拒绝呢？”唐·育才言语之间表示很高兴。

他教人摘下曼陀铃，便自弹自唱起来。声音粗野，可是好听；调子凄

^① 撒克多斯·庞培为庞培大将次子。庞培大将死后，诸子仍与凯撒为敌。

凉而古怪；至于歌辞，我连一个字都不懂。

“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，”我跟他说，“你唱的不是西班牙调子，倒像我在外省^①听见过的左旋歌^②，歌辞大概是巴斯克语。”

“对啦，”唐·育才脸色很阴沉。

他把曼陀铃放在地下，抱着手臂，呆呆的望着快熄灭的火，有种异样的忧郁的表情。小桌上的灯光映着他的脸，又庄严，又凶猛，令人想起弥尔登诗中的撒旦。或许和撒旦一样，我这旅伴也在想着离别的家，想着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逃亡生活^③。我逗他继续谈话，他却置之不答，完全沉溺在忧郁的幻想中去了。老婆子已经在屋子的一角睡下；原来两边壁上系着根绳子，挂着一条七穿八洞的毯子作掩蔽，专为妇女们过宿的。小姑娘也跟着钻进那幔子。我的向导站起身子，要我陪他上马房；唐·育才听了突然惊醒过来，厉声问他上哪儿去。

“上马房去，”向导回答。

“干什么？马已经喂饱了。睡在这儿罢，先生不会见怪的。”

“我怕先生的马病了；希望他自个儿去瞧瞧，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显而易见，安东尼奥要和我私下讲几句话；但我不愿意让唐·育才多心，当时的局面，最好对他表示深信不疑。因此我回答安东尼奥，我对于马的事一窍不通，想睡觉了。唐·育才跟着安东尼奥上马房，一忽儿就单独回来，告诉我马明明很好，但向导把它看得名贵得不得了，用自己的上衣替它摩

① 原注：所谓外省，系指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几个省份，即阿拉伐，皮斯加伊，奇波谷阿，以及拿伐的一部分。当地的语言为巴斯克语。——译者按：在庇莱南山脉两侧的法国与西班牙居民，为一种特殊民族，称巴斯克人，所用语言即巴斯克语。

② 左旋歌是巴斯克各省通行的一种带歌唱的舞蹈，拍子为八分之五。

③ 弥尔登的史诗《失乐园》中描写撒旦的阴沉壮烈的面貌。故作者借此譬喻唐·育才。撒旦原为天使之一，以反抗上帝而入魔道。卒为群魔首领；但其脱离天堂等于逃亡，故作者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为譬。

擦，要它出汗，预备终宵不寐，自得其乐的搅这个玩艺儿。——我已经横倒在骡皮毯上，拿大衣把身体仔细裹好，生怕碰到毯子。唐·育才向我告了罪，要我原谅他放肆，睡在我旁边，然后他躺在大门口，可没有忘了把短銃换上门药^①，放在当枕头用的褡裢底下。彼此道了晚安以后五分钟，我们俩都呼呼入睡了。

大概我已经相当的累，才能在这种客店里睡着；可是过了一小时奇痒难熬的感觉打扰了我的好梦。等到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我就起来，私忖与其宿在这个欺侮客人的屋子里，还不如露天过夜，便提着脚尖走到门口，跨过唐·育才的铺位；他睡梦正酣，我的动作又极其小心，居然走出屋子没把他惊醒。门外有一条阔凳，我横在上面，尽量的安排妥帖，准备把后半夜对付过去。正当要第二次阖上眼睛的时候，仿佛有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影子，声息全无的在我面前过。我坐起一瞧，认出是安东尼奥。他这个时候跑出马房，不由得令人纳闷；我便站起来向他走过去，他先瞧见了，站住了。

“他在哪儿呀？”安东尼奥轻轻的问。

“在屋子里睡着呢；他倒不怕臭虫。你干么把这马牵出来呢？”

那时我才发觉，为了要无声无息的走出棚子，安东尼奥撕了一条破毯子，把马蹄仔细裹上了。

“天哪！轻声点儿，”安东尼奥和我说。“你还不知道这家伙是谁吗？他便是育才·拿伐罗^②，安达鲁齐顶出名的土匪！今天一天我对你递了多少眼色，你都不愿意理会。”

我回答：“土匪不土匪，跟我有什么相干！他又没抢劫我们，我敢打赌，

① 门药为旧式枪械上用的发火药。

② 唐·育才为拿伐人，故称之为育才·拿伐罗，——（拉丁系统的语言，形容词常放在后面，）——犹如我们称关东××，江南××。

他也决无此意。”

“好吧；可是通风报信，把他拿住的人，有二百杜加^①的赏洋可得。离此五里，有个枪骑兵的驻扎所；天没亮以前，我还来得及带几个精壮结实的汉子来。我想把他的马骑着去，无奈它凶悍得厉害，除了拿伐罗，谁也不得近身。”

“该死的家伙！他什么事得罪了你，你要告发他？并且你敢断定他真是你所说的那个土匪吗？”

“当然罗。刚才他跟我上马房，对我说：你好像认得我的；倘若你胆敢向那位好心的先生说出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——先生，你留在这儿，待在他身边，不用害怕。只要知道你在这儿，他就不会疑心。”

说话之间，我们已经走了一程，和屋子离得相当远，人家不会再听到马蹄铁的声音。安东尼奥一霎眼就把裹着马脚的破布扯掉，准备上马了。我软骗硬吓，想留住他。

他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我是一个穷光蛋，不能轻易放过二百杜加，同时又为地方除一大害。可是你得小心点儿；倘若拿伐罗醒过来，一定会抓起他的短铳，那可不是玩的！我事情已经做到这地步，不能后退了；你自个儿想办法对付罢。”

那坏东西跨上马，踢了两下，一忽儿便在黑影里不见了。

我对我的向导大不高兴，心中也有点儿不安。想了一会，我打定了主意，回进屋子。唐·育才还睡着，大概他餐风宿露，辛苦了几日，此时正在补偿他的疲乏和瞌睡。我只得用力把他推醒。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凶狠的目光和扑上短铳的动作；幸而我防他一著，先拿他的武器放在离床较远的地方。

我说：“先生，很抱歉把你叫醒；可是我有句傻话要问你：倘若这儿来了五六个枪骑兵，你心里是不是乐意？”

① 杜加为西班牙的一种金币，等于十二法郎。